

独自一人上网课

■ 宁晨阳 陕西西安 小学生

我今年8岁，在陕西西安太康路小学上二年级。原本我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却因为疫情，时不时地要在家上网课。

坦白说，我不喜欢网课，不仅因为看不到同学、老师，还要对着电脑屏幕上课，更大的问题是每次上网课，妈妈都忙着去上班，爸爸在外地，而我只能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为了提高我上网课的质量，也为了让妈妈安心，她在客厅安装了摄像头，我的书桌也从房间搬到了客厅。妈妈说她可以随时看到我，我心里才踏实。

随着上网课越来越频繁，妈妈担心我经常盯着电脑眼睛会近视，又专门买了保护眼睛的学习机。她告诉我：上网课就是在考验一个孩子有没有自律能力。只有自律的孩子，才会越来越优秀。

妈妈每天早早起床为我做好早饭，安排好一切，便匆匆去上班。走之前总会叮嘱我：“乖乖待在家里，认真上课。”而我上网课的时候，坐姿东倒西歪，不是喝水就是找零食吃，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听课，妈妈就会偶尔通过监控喊话让我认真听讲。

我曾对妈妈说：“妈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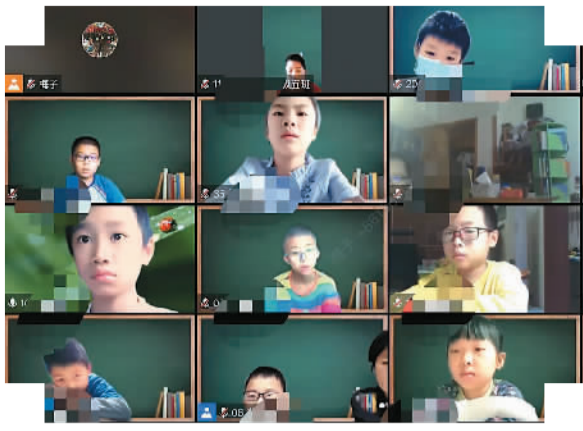
不想一个人在家！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陪，我却没有？”开始她会耐心地安慰我：“你一个人在家可以看书、玩积木、写作业，多自由。”问多了她会发脾气，让我要学会接受，习惯一个人在家，委屈的我只能躲到阳台角落默默流泪。

有一天上网课，我看到铅笔顶端有个橡皮，想把它拔下来，就找来剪刀戳，没想到一用力把自己左手中指戳破了，血瞬间流了出来，吓得我赶紧拿纸巾去擦。我又疼又怕，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求救。当妈妈火急火燎地赶回来，看到客厅瓷砖地上的血滴和一堆被血染红的纸巾，既心疼又生气，急忙带我去社区医院。由于伤口较深，医生消毒包扎后，要求天天去换药。

回到家中，妈妈心疼地抱着我，眼含泪水。看到妈妈难过，我深知自己做错了，说：“妈妈，您别难过，我以后再也不碰剪刀了。”听了我的话，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了。

如今，我习惯了一个人上网课，在孤单中学会了独立，在妈妈的教育下，学习去做一个自律的人。

陈辉整理



网课截屏 黄梅供图

体育网课形式新

■ 邵天骄 广东广州 中学生

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现在，我已经从一名初中生变身成为一名高中生，每一年都有一段网课时光。

刚开始的时候，网课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鲜事，家长充当助教助学，学校还会组织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网上班会课，分享网课学习经验。这段时间，我们掌握了好几个APP的用法，还了解了一些关于“新冠病毒”的知识，大家普遍感觉“信息大爆炸”了。

今年，广州按区管控疫情，这就有了跨区上学的新难题。学校为了尽量保证线下授课，特别许可没有在封控区的跨区走读生临时住校，于是我开启了短暂的住校生活。

生活虽简单，但不乏味。那些封控区的同学只能每天课间在“腾讯会议”上打个招呼。当学校所在的区也“沦陷”了，我们就全部回家上网课了。

最有趣的是体育网课。原以为我最爱的体育课会在网课

期间被“牺牲”掉，顶多讲讲运动理论什么的。其实我多虑了，老师有的是办法。体育老师会给我们放体能操视频，同学们开着摄像头跟着跳，这样上课家里的空间足够了。

第一节体育网课，我至今印象深刻。第一个动作是开合跳，我的手不断地从身体两侧抬升到头顶再放下，尽管房间里开着空调，但身体顷刻间就热了起来。随着视频里的音乐旋律，我不断重复着“开—合”的动作，头上也不停地冒汗。后来的动作是收腹跳。家里的地上堆放了许多书本，所以每跳一下都要格外注意，避免踩到书籍。下了课，我汗如雨下，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仿佛浑身冒着热气。

网课生活固然自在，但我更喜欢去学校上学，下课和吃饭的时候可以同学们聊天交流，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真希望疫情早点儿结束。

侯昕整理

上网课 故事多

这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大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经常从线下搬到线上。让我们来听听老师、中小学生和家長在上网课时发生过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 宁晨阳 受访者供图



▲ 邵天骄 侯昕摄

老师怎么上网课

■ 黄梅 四川成都 小学老师

今年春节后原定的开学日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延后。我们四年级数学组的老师在暂缓开学的最初一周，先设计了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让学生们在数学游戏中培养数感和空间想象能力。之后不久，我们得到消息，开学时间又推迟了。

就在此时，学校收到了上级部门的微课推荐，老师们据此指导学生居家学习。我们立即着手进行整体课时规划。

推送课程的前一天，我们四年级的老师对课程所涉及的相关板块进行研读，结合自身备课的内容和经验，观摩小视频，预先做习题，并预测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

推送课程之后，我们布置了与课程相对应的习题，学生自愿提交，老师网上批改，以便了解学习进度，及时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一开始，学生们大多很兴奋，一来开学延期，网课线上教学，足不出户就能一眼瞥见老师和平时的好兄弟好闺蜜，比如有几个孩子在上一看到久违的我，都情不自禁地眉开眼笑；二来一部分学生平时家教严格，从未这么近距离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好奇心和新鲜感爆棚。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新鲜感和好奇心逐步褪去，于是各种小症状开始出现。我总是打起十二分精神，帮助学生集中精力轻松开心地学习。

在随后的实际线上教学实践中，我由衷感到，小学阶段的孩子因为心智还不成熟，自控能力比较差，所以上网课时特别需要大人陪伴。如果家长都去上班，孩子自己面对电子产品上课，无异于“老鼠进米仓”，会玩得亦乐乎，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所以在上网课阶段，我们会要求家长守在孩子身边，老师则是在“云端”边上课边观察学生。我常常会同同时打开两个设备，其中一个设备专门用来观察孩子，看他们是否在认真听课，并随时点名提醒。针对前期网课的效果差距，当可以线下上课的时候，我们还会想方设法克服网课的缺陷，对症下药，以巩固学生们上网课时没有打牢的知识根基。

作为老师，我会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迎难而上，不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切实做到教学相长。

黄自宏整理

▼ 洪艳
▲ 陈叶杭
▲ 海勇摄



▲ 郭娅楠的一双儿女 受访者供图

学会自律和分享

■ 陈叶杭 北京 中学生

今年6月，连续上了1个多月的网课后，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中考考场，接受考试的检验。令我和家人开心的是，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考进了心仪已久的高中。

3年来，我也在网课中学会了更加自律，更有担当。

我清楚地记得，初一下学期的那几个月，我们基本是在网课中度过的。由于是第一次上网课，我不太适应一整天坐在电脑前，不能集中注意力听讲，还经常挂在线上偷偷打游戏，几个月下来，成绩退步不少。等到阶段性考试的成绩出来，卷子上那可伶巴巴的分数，仿佛在冲着我嘲笑，我心里真是又急又气。不过，老师和妈妈都安慰和鼓励我：要在网课中学会自律，用努力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3年下来，网课断断续续，虽然我还是更喜欢坐在教室里听老师授课，和同学一起成长，但碰到需要上网课的时候，我也变得更加自觉。上课的时候，我尽量把手放到一边，每节课都打开摄像头听课。老师提问时，我也会积极举手发言，努力跟上节奏。慢慢地，我的状态变好了，成绩也随之提高。尤其是在中考前最紧张的冲刺阶段，我们又居家上网课了。这期间，我努力克服懈怠和焦虑情绪，在老师指导下积极复习备考。最终，中考成绩没有辜负我的坚持，

我用自律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今年9月，我顺利成为一名高中生。最近，我们又开始上网课，学校安排的活动更加丰富，不仅授课内容更加多样化，还尽可能把一些社团活动搬到线上举行，并组织我们参加研究性学习线上答题等活动。我和同学们对学习都有了更强的信心。

为帮助我们提升学习效果，班主任老师还出了一个好办法：建议每人每天录一个5分钟左右的视频，不限形式和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让同学们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感受到集体的氛围。

于是，每天下课后，我点开那些分享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同学们熟悉的笑容。有人录了一个自己做饭的视频，虽然不是很精致，但该有的样子都齐了，隔着屏幕已经让人垂涎欲滴；有人录了自己弹琴的视频，悦耳的音乐冲散了一天的疲劳，灵巧的双手仿佛在空中跳起了华尔兹；有人拍了路边的风景，几缕阳光斜斜地透过树叶照在地上……不知不觉，我笑出了声，想到同学们都在和我“比肩前行”，感觉充满了动力。

居家上网课，是一段特殊的经历，这期间，我们学会了自我约束，更学会了主动学习，收获了成长。

海勇整理

“云端”课堂受青睐

■ 洪艳 浙江杭州 大学教授

我的第一次“云端”课堂，“云端”会议初次体验是在外国。彼时正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时，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音乐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那天在悉尼歌剧院欣赏完歌剧《唐璜》后，整个悉尼的教育系统全部转向了线上课堂。在ZOOM会议室里，我与悉尼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中国传统音乐。

回国后的教学模式，则经历了从传统的面对面课堂到全链条式网络课堂、然后再到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互为结合这3种模式。2021年秋季，我受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公共课教学中心之邀，为喜爱中国传统音乐的硕士生们开设《中国传统音乐鉴赏》课程，一个秋季学期的授课结束后，学生们反响很好。根据这些

理工科学生对音乐的诉求，在2022年的秋季课程设置里，我特意安排了学术交流竞赛的模式来开展课堂教学。我们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由浙江音乐学院音乐专业的学生和国科大杭高院理工科学生们组队进行合作与竞赛。我们的演讲主题从“江南丝竹”到“浦江什锦”、从“平湖钹子书”到“鹤峰柳子戏”、从“安徽慢赶牛”到“奋山山哈书”等，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课程中，共完成15个主题的合作，实现了自己对传统音乐的传播。

经历两个秋季学期的授课，我非常感慨，我们的“云端”课程不仅在形式上链接了高校、研究生、专家学者及传承人，而且在每个参与者的心中都种下了一颗传统音乐的种子。我跟同学们

说，了解传统音乐，不仅仅只是学习一门课程，而是应该通过课程的有效路径走进它们，聆听它们，参与它们，传播它们。西华师范大学的参与者向元林在合作演讲结束后给我发短信息：“听见传统，交换音乐这种学术交流方式使我进一步明确在传统音乐的传播上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感谢种树人洪老师，我一定会在自己诗词音乐的研究上持续走下去。”国科大杭高院刘苏松同学说，感谢学校开设这一门课程，让我知道原来中国传统音乐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以前却视而不见。同学们的感动也深深感染了我。我真心想这一门课程成就每一颗传统音乐的种子，让它们在未来生成传统文化，未来可以期待。

知辛整理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也波及了我们这座北方小城。

10月一天的深夜，接到单位紧急返岗通知，我和丈夫双双奔赴工作岗位，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家中只有刚接来的婆婆和分别上小学一年级和六年级的两个娃。

两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居家学习了一周后，全市中小学校便开始了正式的线上教学。

经历了2020年初的网课之后，我对孩子上网课可以说是心有余悸。因为孩子的自觉性差，加上对电子设备的依赖和好奇，网课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次，当年上网课的儿子升到了关键的六年级，又多了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闺女。而网课必须得有家长陪伴、指导操作、手机拍照和

抗疫网课两不误

■ 郭娅楠 山西大同 公务员

作业打卡，这一切对不熟悉网络的孩子奶奶来说都是难题。

我和丈夫考虑了各自的工作区域和工作性质后，决定由他申请回居住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就这样，我家的2022年度网课时光开始了。

每天早上，虽然不在孩子们身边，我都会进入一年级女儿的线上课堂来看她是否紧跟老师的教学，还要打开六年级儿子房间的摄像头远程监督，时不时语言提醒一下偶尔不专心听讲的孩子。

即使是在社区工作，只要一有空，我都赶紧拿出手机看看两个孩子的各种作业是否完成、是否打卡，老师的批阅和讲解是否及时看到。每一声钉钉消息的提示，都让我倍感紧张。我还经常

和丈夫通话，表达对作业的哪个部分不满意，还提醒他微信群里哪个消息还没及时看到。家里有两个孩子同时上网课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呀。

学校和老师们也尽量找到最优的教学方式来设计课程安排，以体谅那些由老人照顾的孩子，让家长有难处时及时沟通。如此磨合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也逐渐适应了线上学习，课堂效率比之前好了一些。

网课也有优点，那就是家长们跟着孩子旁听，对每一位老师的教学水平有了全面的了解。作为家长，我们能够看到老师们对待网课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高水准教学。我和丈夫颇感欣慰：孩子们遇到了好老师。

谢军整理